

兵諫前夜

大透出版社

● 陽 竹三



(辽)新登字 15 号

兵 谏 前 夜
闻 竹 著

大 连 出 版 社 出 版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经 销
大 连 市 中 山 区 大 公 街 23 号 遼 平 书 刊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 数 : 480 千 开 本 : 850 × 1168 1/32 印 张 : 20,625
1993 年 10 月 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 第 1 次 印 刷

责 任 编 辑 : 侯 丽 杰

封 面 设 计 : 李 克 峻

责 任 校 对 : 陆 军

ISBN 7-80555-631-8/I · 190

定 价 : 11.50 元

“副司令，南京来电。”

张学良听到浑厚低沉的男中音，放下格兰尼奇夫妇主编的英文版《中国呼声》，仰起头，视线投到机要参谋杜泳身上。杜泳迎着副司令的目光，迈开大步走过去，把急电双手呈给了东北军统帅。

张学良接过电报，见报头标明“亲译”两个字，下面是几排以七个阿拉伯数字为单位组成的密码。这每一组阿拉伯数字代表什么含义，除了张学良和蒋介石，谁也不明白。张学良的目光同这密码一接触，像阴阳两个电极相撞，倏地飞进出闪闪烁烁的思想火花。

自从东北军奉命撤离东北、华北，到武汉成立“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”，后改“武汉行营”，电台和机要处成了平行关系。电台只管收发电报，报务员不知道电报内容，由机要处的译电员翻译密码电文。

杜泳从步入东北军就进了电讯室，后到机要科、机要处，十几年来听惯了电键滴滴答答的击打声，素谙电报术，对密码的侦收、破译，在东北军里首屈一指。可就连他这位“老机要”，也不知道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说些什么，他觉得自己不应该解读那些神密的数字。每当收到这类电文，报务员都按常规送给总揽机要的参谋，而杜泳不论当时忙于什么都会立即停手，分秒不误地亲自

把电报交给副司令。他明白，张学良和蒋介石肯定各有一本“同密”密码本，记不熟的会按密码本译字，自己的任务仅仅是送交密码电文，如不赶快离开会碍事。因此，杜泳总是谦恭地把密电交到副司令手里，然后踮着脚尖悄悄离去。

张学良是二十世纪起步那年来到人间的。这位正处于人生黄金季节的少帅，博学强记。他毋需查检那些约定的暗语，顺利地译出了并不经常使用的一串串符号。张学良看完电报全文，提起戴月轩湖笔，在电尾“中正手启”密码的下面写上：

阅

张学良

民国廿四年八月十三日

张学良套上紫铜笔帽，伸手到办公桌的右上角揿了两下叫人铃。

听到铃声，张学良的随从参谋陆宇汉疾步赶来。他粗眉大眼，长着匀称的高个儿，年轻、机敏，是东北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。从他那届开始，根据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的旨意，各院系考试成绩第一名的毕业生，由东大出资保送出国深造。

当年那些高材生，分别去了日本仕官陆军学校、法国枫丹白露炮兵专科学校、美国西点军校，而陆宇汉则进了英国乌利许军校。出众的学习成绩，外柔内刚的性格，外交官似的风采，令爱才若渴的张学良倍加赏识。这几位才子毕业回国后，张学良分别与他们谈了话，全留在东北军任职，唯独让陆宇汉跟随左右。

张学良把刚签了字的电报递给默默站在桌旁的陆宇汉：“把它交给机要处存档。委员长电召往晤，过两小时你随同我飞往南京。”

“我这就去准备……”

张学良的专机胡佛号，被最新出产的波音七号座机取代。它停在罩着草绿色被服的军用飞机旁，傲然地闪着银光。张学良专机的美国驾驶员赫顿、伯尔，机师雷纳完成了起飞前的准备，悠闲地嚼着口香糖有说有笑。

伯尔正用口香糖“噗噗”地吹泡，张学良的轿车开进了机场。他悄悄地把橡皮似的口香糖吐到绿茵茵的草坪上，跟赫顿、雷纳一起正步迎上前，以标准的美国军人姿态挺胸收腹，右手掌心朝外，指尖举到同一个水平线上向张学良执下属礼，热情地齐声问候：“您好，我的司令！”

张学良举手还礼，操着流畅的英语微笑着说：“你们好，亲爱的朋友！见到诸位真高兴，让我们一起到天上旅行去吧！……”

银白色的波音座机滑翔着离开地面斜上高空。它像一只白天鹅展开双翼，在蔚蓝色的天空中自由地翱翔。张学良进了机舱，系好安全带，便阖上眼睛休息，两名侍从副官坐在他的身后。

陆宇汉在后排倚着圆圆的舷窗，俯瞰逐渐变得小巧玲珑，像置于沙盘上的武汉三镇。那鱼脊形的瓦房，尖顶的教堂，很快缩成娃娃们玩的积木一样大小，成了山光水色的点缀。远眺巍峨的珞珈山，被轻纱似的白云缠绕着、拉扯着急匆匆地倒退着迅跑。滚滚奔腾的长江似涓涓细流，缓缓地绕着弯儿流淌。陆宇汉想，如果有谁用浪漫的彩笔把它描绘下来，定会美不胜收。

夕阳沉下西天，张学良的专机平稳地降落到南京机场。由于这次是蒋介石秘密会见张学良，因此没有盛大的欢迎场面。蒋介石的侧近钱大钧，过份殷勤地跑上舷梯到机舱门口迎接副司令。他代表委座向张学良致意，自己更是竭诚地表示欢迎。这位蒋介石亲信是武汉行营参谋长，即将高就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。他先来南京一步，踌躇满志地来躬迎张学良。

步步皆胜的钱大钧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能在国都迎接副司令，

我真高兴！”这话并非口头虚饰，既有真情，又是他乐于做京官的心愿得到满足的注脚。张学良看着满脸得意的钱大钧，揣摩着他的心理，嘴角露出一丝只能意会难于言表的笑容，同他寒暄了几句。

钱大钧一招手，一辆法国雪狮牌新轿车开了过来，停在飞机跑道旁。他把副司令恭请进车里，这时才回身顾及陆宇汉。钱大钧像如愿以偿似地抢先两步紧握住他的手，陆宇汉含笑把另一只手搭在他们紧握的手上，一副温文尔雅的老样子。钱大钧轻声说了几句，陆宇汉会意地点点头，转向刚刚钻出驾驶舱的三位美国人，用标准的英语对他们说：

“亲爱的朋友！钱参谋长怕大家寂寞，请诸位到国际招待所安歇，他的副官将陪同你们到那儿去……”

“好极了！”伯尔笑逐颜开地说着，不拘小节地将拇指、中指使劲儿一拧，发出一声脆响。国际招待所的台球、桥牌、威士忌、爵士乐，还有酒吧的舞女，对他们都有吸引力。一听说送他们到那个妙不可言的地方休息，赫顿几乎手舞足蹈。他嘿嘿地笑着跟陆参谋道了声“拜拜！”三个美国人向副司令和陆参谋恭敬地告别，然后分道扬镳了。

夜幕徐徐降落。两辆黑色轿车一前一后，在开道车的导引下，以八十迈的时速向南京东郊小红山疾驰。穿过午朝门不久，轿车隐入葱郁的树林，钻进蜿蜒叠嶂的盘山道。它们从山脚向上大旋转，绕了一圈又一圈直到爬上山顶，一座崔嵬壮观的宫殿豁然出现在眼前。这座重檐飞翘、斗拱交错的行宫，是人间王母娘娘的圣殿——美龄宫。它是宋美龄的别墅。每逢星期六，宋美龄同蒋介石离开国防部院内的飞机楼，到这里来度周末，在二楼大厅举办舞会，星期日在前厅做礼拜。

警卫森严、用密织的电网圈着的小红山，清幽、恬静。造型仿唐、内部装修现代化的美龄宫，在红松翠竹的烘托下，坚实地

座落在小红山巅上，任凭飞云穿度。由于这里阻绝尘嚣，又最适于消夏度暑，所以蒋介石把这个避暑地作为同张学良密谈的场所。轿车到了“圣地”，陆参谋和侍从副官被留在一楼客厅休息，钱大钧陪同张学良上了美龄宫二楼。

二楼大厅门前有个流纹岩铺就、曲栏三弯的大露台，结构很像众仙女为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翩翩起舞的地方。此时性情骄躁、与人寡合的蒋介石，正坐在白藤靠椅上望着远天出神。

“汉卿！”张学良一露面，蒋介石便从前后摇晃的藤椅上抽出身子，僵硬霸气的长脸现出笑纹，亲昵地唤着张学良的表字迎了上去。

“委员长，我没来晚吧？”

“不晚！不晚！”蒋介石满面春风，陪同张学良走进楼里。他们从二楼大厅拐进南边的圆月门，两条木质的雕龙在门两旁半盘半向上伸展，嘴里含着绣球灯，柔和的桔红色的灯光洒向周围。张学良刚在精致的沙发上坐定，蒋介石笑吟吟地说：“美龄去参加美国大使夫人的寿宴，不能为你接风，她很抱歉，让我代劳。”

“岂敢劳驾夫人、委员长……”张学良正说着客套话，钱大钧亲自来通报，晚餐备好了。

席间，蒋介石只字不提为何急召张学良来南京。他把有用的话全封在喉咙里，只讲些张口即来的闲言，体贴入微地对张学良问这儿问那儿。张学良不得要领，顺嘴答应，直到又回到圆月门里，蒋介石绕了好大个弯子才入正题。

“汉卿，我约你来，是要把九鼎大吕的担子亲自擗到你肩上也放心得下！”蒋介石伸出试探的触角，迅急地用眼梢瞥了张学良一眼。张学良心中为之一动，直视着蒋介石静等畅听要言。蒋介石翘起二郎腿，把浅灰色吴罗长衫盖到脚面上，缓缓地道破天机：

“据可靠情报，共军一、四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，继续北

上，二十五军西征，明显地看出迎接中央共军入陕的态势。所有共军到弹丸之地的陕北会合，天助我也！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我要利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调动得力部队前堵后截。”蒋介石伸出两个手掌相对着，由远及近地比量说：“就这样，一点点地收缩我的两个钳爪，把他们挤到一起。”他十指交叉，两手合拢，死死卡住不放。

张学良眼睁睁地看着领悟道：“这就是说，他们会师之日就是被全歼之时。”

“对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！”蒋介石露出得意的笑容。“现在是剿共全胜前的最后五分钟。凭我们的实力，只要一鼓作气，一两个月内就可毕其安内大业。待剿共胜利最后拿到手，我们就可以集中国力打日本了。我把稳操胜算的机会留给了你。你一再要求打回老家去，这回打了胜仗重振军威，我就可以支持你率部收复东北喽！”

蒋介石的一席话，张学良听起来合情入理，同一年半以前不一样，顺畅地渗到他心里。特别是听到蒋介石重申了支持他打回东北老家的许诺，犹如曙光在前，张学良飘然心动了。

一年半前，因热河失守“引咎辞职”出洋考察的张学良，应蒋介石电召从意大利泛海回国。他踌躇满志，跃跃欲试，禁不住在心里欢呼：“英雄有用武之地了……”为了让升腾的激情平静下来，张学良走到甲板上，任凭海风吹拂他发热的面颊，吹乱他的黑发。张学良久久地靠着船舷，望着船头切开海面翻起的浪涛，高高迸溅的珍珠般晶莹的浪花，觉得自己的心地比这白茫茫的大海还要浩瀚无边。

一件斗篷轻轻地披到张学良身上。他侧转头，陆宇汉说：“太阳落到海里，气温降低了。”张学良感激地微微一笑，遥望浩淼无际的大海说：“再过两天就见到陆地，踏上国土了！回去后，我要

重整旗鼓收复失地。我张学良寄身国外有三件事一向不敢忘，一曰国难，二曰乡患，三曰家仇。赴国难是我最大的愿望。东北是从我手里丢的，我一定要亲手把它夺回来，宁可把老本全搭上。”

张学良摩拳擦掌，归心似箭。他哪里知道蒋介石电召他速归，是由于李济深和十九路军蔡廷锴、陈铭枢、蒋光鼐等将领在“剿共”前线发动了“闽变”，成立了“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”，亮出了倒蒋抗日的旗帜。蒋介石慌了手脚，他踵决肘见无法应付，这时才想起被他踢到国外的替罪羊张学良。

蒋介石本打算趁张学良出国之际，将东北军彻底分化瓦解，由于诱骗未成，决定南调“剿共”。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，宣布了东北军调防南方的命令。

骑二师师长黄显声直言不讳：“要想调东北军，除非张学良将军回国。他不回国谁也调不动！”他声色俱厉，说完用手狠拍了拍腰间的手枪。一一二师师长张挺枢接着说：“我赞成黄师长的主张。少帅不在，谁也不能调！”其他将领也相继表示了这样的态度。他们谁也没忘记张学良出国前夕，共同密商的“还乡大计”，以及张学良对“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，文要发展东北大学”的相托。

由于东北军将领群起抵制，南调东北军“剿共”的计划只好作罢。蒋介石明白了，动用东北军必得张学良，因此急调他火速回国指挥东北军助他“安内”。张学良不知底细，接到特急电报，刻不容缓乘风破浪往回赶。

抵达上海时，张学良听到一些口风，不禁闷闷不乐。心想，几天前我乘的意大利邮轮在香港靠岸时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恳言切语，劝我留在香港，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济棠，真心实意欢迎我人粤，只因急于回国准备抗日，全被我婉言谢绝了。如今总算双脚踏在自己的国土上，可是……

张学良心里七上八下，不顾旅途疲劳，两天后便去见蒋介

石。

俗话说，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。如今蒋介石住在天堂般的杭州别墅——湖滨澄庐。这里依山傍湖，隔湖对面是白娘子和许仙相会的断桥。张学良无心观赏西湖美景，也没有蒋介石那份闲心去孤山观梅，到岳墓吊古。他径直奔澄庐。

“啊——，汉卿老弟！”蒋介石远远地伸出双臂，紧紧地握住张学良的两手。他不习惯于洋式的拥抱，如此举动已是最热烈的欢迎和最高的礼遇。

“委员长！……”张学良真诚地问候，简单地报告了欧洲之行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拐弯抹角地试探蒋介石准备让他干什么。

“最重要的任务等着你呢！不忙，先好好休息。”蒋介石用话搪塞过去，接着一点点地下毛毛雨，直到觉得差不多了才向张学良兜底儿。

“汉卿，你不是想挑重担吗？最重的担子，最重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匪。”

“宫廷消息”证实了。张学良没感到意外，但他不感兴趣，迟疑一下说：“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，我由衷地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，不派我剿匪，让我去抗日。日本得寸进尺没有一点收敛的意向，再不打它的气焰，不但收复东北无望，恐怕华北也难保住了。我的外交秘书派人从东京探听抄回的‘田中奏折’，阐明了日本的国策和战略方针，‘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，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。’不吞并中国，日本绝不会罢休。我以为，亡我国脉的日本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。”

“不——不！”蒋介石来回摇晃着他的秃头，四平八稳地说：“日本的领土野心有目共睹，不过谁都明白，幅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，无论如何它也不能一下子吞进去，啃下那么一口两口迟早也得给吐出来。外来的祸患好办，中日矛盾可以用武

力，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赤祸可就不同喽！共匪来自国内，国共势不两立，只能是他死我活，没有别的选择，唯一手段是诉诸武力。共匪是我们的心腹之患，不根治最容易致命的心脏病，忙着医芥豆大的皮肤病，这不是本末倒置轻重不辨吗？你说呢？”

这让张学良怎么回答好呢？很显然，在战略上他同蒋介石有根本分歧。张学良在心里说：我的心腹之患是把东北变成“满洲国”，并继续蚕食我领土的倭寇，而他则认为是共产党！我认为对付日本侵略的办法是武力驱逐，而他仍抱着“九·一八”时的老皇历，迷信通过外交途径解决，因而对主次、急缓的看法自然也不可能一致了。张学良深知蒋介石刚愎自用，听不进逆耳之言，而自己既不愿说违心的话，也不愿跟他闹僵，所以似是而非含糊其词地敷衍了几句。

蒋介石比张学良年长十四岁，又是政治里手，还看不明白这个！其实张学良这一指导思想，在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副司令时，蒋介石就知道了。是他请张学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会上发表演说，坐在他身旁亲耳听到了他的表白：“余自十九岁屡参战事，亲见因战乱满目疮痍，民生凋敝，自己同胞互相残杀，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，大伤国家元气。若为维护国权而战死则何等光荣……”

蒋介石知道，说服年轻气盛的少帅可不容易，压服更使不得。现在正是需要张学良替自己卖命的时候，哄都怕来不及，哪还敢压？于是，他把同张学良的战略分歧束之高阁，垂下眼皮集中心思打攻坚战。他呷了一口茶，选其最富有实质意义的关键部位作为突破口，迂回地进攻了：

“汉卿，我一贯赞赏你的观点，中国不统一不可能战胜外侮……”这一炮正中张学良的下怀，引起了他的反思和共鸣。

张学良对日寇早有戒心。一九三〇年在沈阳召开的一次东北

军高级军事会议上，张学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东北地处边陲，日本窥伺已久，如欲抵制外侮，必须国家统一。我自民国十五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，早日促成统一。目前阎锡山、冯玉祥合作，事如有成，二人亦必决裂。汪精卫的改组派和冯玉祥、阎锡山倒蒋的西山扩大会议派，亦是暂时的结合。蒋介石是个阴谋家，对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。不过国是日非，非统一不足以对外，全面权衡，我看只有蒋介石有实力统一中国，我们应该站在他一边儿。”

张学良反对“东北独立”。他排除干扰，坚决“易帜”，投靠南京政府，实现了中国南北统一。在陇海路为主战场的中原大战中，他支持蒋介石战胜冯玉祥、阎锡山，这都是由于寄望蒋介石统一中国各派势力，以全国的实力堵住日寇吞噬东北的血口。

张学良出国考察后，更强化了这一认识。他很想去苏联开开眼界，特请他的原顾问，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与苏联驻法大使馆联系。苏联担心刺激日本，又因“中东路事件”，认为张学良属反苏人物，因而谢绝他来访。张学良没能如愿以偿，随后访问了法、英、瑞士、瑞典、丹麦、德、意等国，在意大利停留的时间最长。

法西斯巨头墨索里尼张开双臂欢迎张学良。他的女婿齐亚诺是意大利驻中国公使，同张学良私谊甚厚。他们夫妇亲自陪同张学良一行出游。迷人的异国风情令人眼花缭乱，月夜扬帆漫游风景绝异的威尼斯水城，犹如融化在缥缈的仙境里，令人心醉魂销。而张学良由于国家和他个人的前途渺然无定，即使在绣水画山里浮游，也无法使精力集中。他眼观奇异变幻的佳景，抒发行旅恹恹的情怀，探询安邦治国的方略。张学良有意取经，齐亚诺和爱娃·墨索里尼悉心传授，他如饥似渴地把法西斯精髓吸到肚子里。

张学良心满意足地对陆宇汉说：“出国考察不虚此行，总算找到了救国拯民的法宝。德国、意大利复兴，主要是民众皆能热烈

拥护领袖，俾得放手做事，使领袖得以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。墨索里尼讲，‘工作是大家的，讨论是少数人的，决定是一个人的’，这很有见地。”张学良伸出五指给陆宇汉打比方：“你看，这是一只万能的手，五个手指合在一起什么奇迹都能创造出来。但是，”他一个个地弯起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笑道，“他们都得听大拇指的，如果没有这个大拇指，别说万能，一能也不能。回国后，我要劝说蒋先生模仿这个办法，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。”

张学良表里如一，他这么讲，也真这样做了。对来看望他的亲朋故旧，张学良一讲再讲，他真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救中国的灵丹妙药，竭力推广。蒋介石听了，跟他的独裁主张一拍即合，不禁心花怒放，但却口是心非，假惺惺地说：“我们有国父倡导的三民主义，不需要法西斯主义。”其不知，蒋介石建立的CC、复兴社等特务组织，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。他的独裁虽是蒋氏标记，但冠上法西斯定语，跟墨索里尼没有质的区别，只不过不如墨氏的系统，完备而已。张学良没有看清蒋介石早已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丢掷脑后，不明白他仅仅是嘴上卖狗皮膏药，对蒋介石“不欣赏”法西斯还颇有惋惜之意。

蒋介石总是用烟幕把自己包裹起来，使人不识他的庐山真面目。张学良却极为坦诚，像水晶一样透明。蒋介石对他的政治主张了如指掌，有了“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家统一”，以及力主“拥护一个领袖”这两条就足够了。“让翩翩少帅戴着脚链在我的掌心里跳舞吧！”蒋介石满有把握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

蒋介石用唯有统一才能对付日寇的探条，掀开了张学良的思想天窗，给他唱起了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催眠曲。蒋介石反复解释，一再重唱：共产党是内忧大患，不先消灭共产党，就无法集中力量一致对外。歼灭了“共匪”才能集中国力抵制日寇，收复东北失地。所以，安内是攘外的必要准备，或者说是必要前提，不

完成这一步就无法迈出第二步……

张学良的心田有适于“攘外必先安内”这一政治种子扎根、生长的土壤。蒋介石在他的心田里不仅播种，还在上面洒了一层“歼灭共匪，我支持你打回老家去”的浮土，并一再浇水施肥。条件具备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种子在张学良的心田成活发芽了。他虽然所愿不遂，心有不甘，却接受了“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”副总司令的任命，并代总司令蒋介石驻节武汉，指挥军事。

张学良在就任“剿匪副总司令”的一年半时间里，指挥东北军围剿红军，虽有失败却不曾伤筋动骨，自我感觉良好。现在有了彻底清除内忧之机，齐心对付日寇指日可待，张学良很兴奋，他甚至比蒋介石还心急，直率地说：“委员长，速战速决吧！”

“好！”蒋介石满意地摸着下巴思忖着说：“趁他们刚伸进陕北一只脚还没站稳，我要用人海战术把他们淹没。汉卿，大决战将在西北进行，行营设在武汉不适宜了。我打算把原班人马迁至西安，改称‘西北剿匪总司令部’，仍由我任总司令，你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。不过这个剿总管辖的范围可比过去大多喽！”蒋介石加重语气，挑着尾音强调它的庞大和权威。他见张学良一副畅聆教言的样子，心中甚喜，用炫耀的口气说：

“陕西、甘肃、宁夏、青海四省，都属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管辖区。统辖的部队除了你的东北军，还包括陕西杨虎城的十七路军、甘肃朱绍良的第三路军、宁夏马鸿逵的十五路军及青海马步芳部。晋军进入陕北的孙楚部也受你节制，总兵三十余万人。必要时胡宗南部协助你从后路包抄。”

“胡宗南的部队我能指挥得动？”张学良嘴上不说，心里这样想着。其实他明白，除了自己的二十万东北军，其他部队他都调动不灵。这不禁使张学良联想起那场使他身败名裂，以“引咎辞职”而告终的热河保卫战。

那时宋哲元、阎锡山、商震等部队都划归张学良调遣。日寇

的大炮一轰隆，这些人以各种借口按兵不动，贻误了战机。副总指挥汤恩伯临阵逃往滦平，剩下总指挥张作相一个人坐在承德的总指挥部冷板凳上，叼着他的玉杆旱烟袋老泪横流。若不是他的副官硬把他背起来塞进他的汽车里，再迟几分钟张学良就看不到这位盟叔活着撤出热河了。从此，“不抵抗将军”的帽子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，死死地箍在他的脑袋上。张学良不用别人念咒，只要一想到那顶意味着耻辱的帽子存在，他就头痛难耐。

“我要抓住千载难得的时机，为雪耻铺平道路。”这样一想，张学良顿下决心，精神振奋。他粗略估算一下力量，觉得单凭装备一流的二十万东北军，顶多三个月足可以全歼共军不足三万人的疲惫之师。“那些部队听我调遣更好，一动不动也没什么关系，反正我不指望他们。”这么一想，他心里反倒轻松了。

张学良对蒋介石把四个省划归他统辖很满意。他在心里盘算怎样利用执行“剿匪”任务的机会，把散在几个省的东北军都集中到西北由自己掌握，以大西北作为精兵黠武之地养精蓄锐，全面准备打回老家去。想到这儿，张学良欣然地说：“如果委员长这样定下来，我就着手组建西北剿总了。”

“那好，你抓紧办吧。关于建制、经费等，提出你的设想，离开南京前跟敬之谈妥，以军政部名义下达。”

“如果可能，委员长讲讲初步设想，这样我拟草案可能周全些。”

“说说也无妨。我计算了一下，西北剿匪总司令部需设十八个处，每月经费四十万元。你看如何？”

“来前我一点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，我仔细考虑考虑再跟您谈。”张学良说的是实话，但他也潜藏着一个心计，想乘机多要些经费，缓解一下捉襟见肘穷于应付的尴尬局面。

南京是有名的“大火炉”。这天更加闷热，连铮铮叫个不停的

知了都口干舌燥，使劲儿抖动透明的双翅为自己煽风，扯着脖子发出沙哑的求救声。

张学良穿着一条藏蓝色游泳短裤，枕着双手仰卧在一溪碧水的河湾沙石上，耳听蝉鸣，循声寻找着组成这大合唱的“歌手”。

宋子文赤裸着背，戴上他的玳瑁眼镜，两手抱起膝头，在红白相间的高大蘑菇伞下默默地看着蹙眉的张学良，揣测着他此时的心境。宋子文和张学良是情投意合的好友，虽然他们出身、经历截然不同。

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，是明清时代在美国长大成人，又被派回上海的布道团传教士。张学良的父亲则是绿林起家的奉系军阀首领、号称大帅的张作霖。

宋子文和他的兄弟姐妹都是很小到美国就读，分别毕业于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韦尔斯利女子大学。长期生活在异邦，所受的教养和熏陶使他们具有东方和西方融而为一的特点。

张学良则是土生土长在他的故乡——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铺和省城奉天市。给他开蒙的是县举人，学的是四书五经，对此他极为厌烦。十六岁时，张学良拜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为师学英语，经常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涉猎古今中外书籍，参加各种体育、游艺活动。青年会总干事、美国人普赖德和一批留英美学生，以及继任的总干事、中国进步青年阎宝航，对他思想和性格的形成、发展颇有影响。

张学良是遐尔闻名的四公子之一，但他不同于孙中山、段其瑞、卢永祥的公子孙科、段宏纲、卢小嘉。张学良十九岁进东北讲武堂，开始了军人生涯，毕业即统兵握权。他二十岁晋升为陆军少将，二十五岁为陆军中将，二十八岁继父业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三十岁任中国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。在中华民国，张学良的官衔仅次于蒋介石，直至因丧失国土而“引咎辞职”。

张学良励精图治，整军、办实业、办教育，虽然公务繁忙，

他却不忘赏画，打网球，高尔夫球，游泳，骑马，乐于自己驾驶汽车、飞机，更是交谊舞迷。他喜欢西方生活方式，而后者同宋子文相似。他们年龄相仿，有共同语言，打球、跳舞等样样合拍儿。再加上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第一次随丈夫到南京时，在宋美龄的导演下认了他们的母亲倪桂珍为干娘，又有人说张学良的大小姐同宋子文的长公子是美好的一对儿，他俩也有结为亲家之意，因此他们的美好关系像滚雪球似的一层又一层地不断加厚。

宋子文见张学良怆然神伤，怔怔地仰望蔚然成荫的树林，有感于知了的哀鸣，不禁心动，喊了一声“汉卿！”

张学良快快地转过头，嘴上叼着一棵嫩绿的水草，凝滞地望着他不作声。

宋子文微笑着问：“你是热得没劲儿，还是游泳时间过长太疲乏，怎么这样没精打采？”

“我想精神焕发，可怎么发得起来？！”张学良轻轻地叹口气，沮丧地说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向军政部报的预算，你称为敬之的何应钦给我大杀大砍！就算我提的过了头，保持委员长讲的数目总是应该的吧？令人气恼的是他不批，委员长也改了口。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由原计划成立十八个处削减到八个处，经费削去一半，只剩二十万！”

宋子文了解张学良，知道他一贯守信重诺。这是张学良自己做人的纲常，也是衡量别人的准绳。因此，他能体察到蒋介石说了不兑现对张学良的刺激有多么深重，说不定他们和谐的关系，因楔进这么个钉子而开始出现裂纹。宋子文瞄了一眼张学良，碰上他利剑般的眼光，赶快躲开，面向宛如银霞的河湾。他不敢正视张学良，更不敢告诉他这其中的内情。

前天晚上，宋子文同蒋介石正谈论中央银行的外汇比价，军政次长陈诚来了。仕途得意的陈诚是蒋介石的腹将，而宋子文既是蒋介石的妻舅，又是他的“洋宰相”，都不是外人，所以蒋介石